

## 成渝铁路，我从一岁就起

### 成渝走笔看双城 征文大赛

#### 荣昌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

□温月

308公里,100分钟,仅仅一场电影的工夫,便可穿山越岭,从川西坝子来到巴渝山城,难怪八十有五的老母亲这几年已是二赴重庆,又念着第三次旅行了。

100分钟,放在过去的成渝铁路,无论是喘气冒烟的蒸汽机车,还是轮机轰鸣的内燃机车,拉着一长溜绿皮车厢,至多不过跑到龙泉

山那一边的简阳罢了,离歌乐山下的重庆还远着呢。

对此,我感到颇深。

1958年,年仅一岁的我,随父母从重庆迁居成都,平生第一次坐火车,便走的成渝铁路。此番行程,我完全没有印象;而留给母亲最深的记忆,是我扒在车窗前眺“风景”,被蒸汽机车随风飘来的煤烟糊得小脸污黑,双手也成了“十爪龙”。那时来往两地,不仅费时十

来个钟头,且车进隧道必须关窗,否则,煤烟夹着煤灰灌进车厢,旅客难免不“黑脸张飞”。

17年后,我有记忆以来首行成渝线。那年,高中毕业暂闲家中的我,到重庆姑姑家玩了一个多月。回成都那天,苍茫暮色中,我独自登上了夜行列车。“牵头”的究竟是蒸汽还是内燃,我已记忆模糊了,但需跑上一夜却很确定。不过,对于年方十八的我来说,“硬坐”10多个小时倒也算不得辛苦。在车轮碾压钢轨的“吭吭”“吭吭”的单调声响中,列车走走停停,旅客上上下下,费时近11个钟头,跑完505公里的路程,在黎明的曙色中抵达成都。

在随后的岁月里,我曾多次乘坐绿皮火车奔行在成渝线上。寒来暑往,这条长不过500公里的铁路,可谓是中国所有铁路线中我最为熟悉的一段。既因为我出生在重庆,更由于慈爱的妈妈生活在重庆,我对连接成都与重庆的这条铁路一直怀有别样的情感,有着更多的了解与关注。

而最后一次乘坐绿皮火车前往重庆,还是在30年前了。1990年4月,我和妻子带着4岁的儿子去看望妈妈。那天,曙色未露,我们便匆匆赶到成都火车站,搭乘当天最早的一班快车,这样,才能在天黑之前抵达重庆。火车迎着晨光向东疾驶。第一次坐火车的儿子兴奋且好奇,时而扒在车窗前看风景,时而又在车厢里“巡视”,时而一屁股坐在我腿上,把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来:“火车为啥会咣—咣—地响?”“铁路是咋个修的嘛?”“火车和汽车哪个跑得快嘛?”“火车好久才走到到姑姑的家呀?”彼时,火车在成渝线上逢水过桥遇山钻洞,重庆,还尚在远方。

2015年12月26日,成渝高速铁路开通。仅仅两个月后,我和弟弟即陪伴老妈乘坐高铁前往重庆,探望年近九旬的姑妈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高铁,那份新鲜,那份兴奋,犹如孩童一般。随着人流来到和谐号高铁前,顾不得上车找座,却赶紧吩咐弟弟用手机给我拍照留

念。多年未出远门的母亲,更是充满了双重的期待。

登上高铁列车,这种迥异于传统绿皮火车,宛若乘坐飞机的全新体验,完全颠覆了老成渝铁路留给我的旅行感受。

8点22分,我们乘坐的G8581次高铁准时启动。此时,车厢前方标注列车时速的电子显示屏便成了我紧盯的目标。随着列车驶出站台,速度逐渐加快。车窗外的景物也似地在眼前闪过;耳畔却不闻列车碾压铁轨的“吭吭”声。此刻,电子显示屏上橙黄色的数字亦不断变换:120公里,150公里,180公里,200公里,260公里……坐在我身旁的母亲被这数字惊呆了:“恁个快呀!”“不恁个快,我们能一个半小时就到重庆么?”母亲忆起了当年带着周岁的我坐火车从重庆到成都的情形:“那个时候,要走一天哦!人都坐得鼻塌歪了!”

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,是重庆到成都;平生第一次乘高铁,是成都到重庆,新老成渝铁路注定与我有着不解之缘!

高铁在巴蜀大地风驰电掣。不觉间,开过了简阳资阳资中,驶过了内江隆昌荣昌,经过了大足永川璧山。

眼前,山是一座城,城是几座山。哦,重庆到了!

### 【希望的田野上】

## 宋大爷家的土墙瓦屋

□彭成亮

我的家乡——荣昌清升镇处在四川盆地的丘陵地带。儿时的记忆里,每当夕阳西下,那些星罗棋布的土墙瓦屋便会升起袅袅炊烟。倘或有哪家的烟囱接连几天都没有冒烟,便会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:这家人哪儿去了呢?该不是生病了吧?总之是要问明白的。

当然,乡下偶尔也能见到少许用大块青砖砌成、用白石灰勾了缝的房屋,甚至还有楼房。那些大多是解放前的地主老财们留下来的,解放后充了公,或成了办公用品,或成了学校。这样的学校总有些稀奇事发生。记得有一次上劳动课,在铲除操场边的杂草时,竟然挖到了一个精美的荣昌陶罐。打开一看,哇!里面竟然满放着闪闪发光的金元宝。上交国家后,我们学校得到了一部留声机的奖励。做广播体操时,就由那部留声机播放伴有音乐的口令,它格外悦耳清脆,方圆十余里都能听得见。这在当时的乡村小学是绝无仅有的。

家乡的土墙瓦屋很简单,梁实秋先生对此有描述:“到四川来,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经济。火烧过的砖,常常用来做柱子,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,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,看上去瘦骨嶙峋,单薄得可怜;但是顶上铺了瓦,四面编了竹篾墙,墙上敷了泥灰,远远的看过去,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。”可我们老家的土墙瓦屋还用不起火烧过的砖呢,土墙瓦屋四面基本上都是泥土的墙体,只有门窗及房盖为木头,顶上盖了青瓦,是典型的土木结构。

土墙瓦屋通常的布局是井五间。从上下往下看,中间有一眼天井。天井能通风,采光,底部还有排水道,直达自家农田,这就是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了。天井的上方是上堂屋,为会客之用,打扫得尤为干净。天井的下方为下堂屋,是过道,常放一些风车、犁头之类的农具和杂物。上堂屋两边为寝室。下堂屋的一边是厨房,我的母亲就能在那样的厨房里端出黄凉粉、铺盖面、猪儿粩、卤肉等各种美食出来;另一边是圈舍,驰名天下的荣昌猪就养自那儿。倘若家里人丁兴旺,下堂屋两边的房屋也就成了寝室,厨房与圈舍就向两侧拓展,变为井八间,甚至更多。土墙瓦屋的前面通常有一个由三合土夯实的坝子,白天可晾晒谷物,夜里可纳凉,躺在凉席上,听蛙叫、听蝉鸣,看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,甚是惬意。距土墙瓦屋不远处,往往还有一个大大的像圆形房屋的草垛。可别小瞧了这样的草垛,干草可以生火,可以喂牛,暖暖的草垛还可能孵

化出甜蜜的爱情来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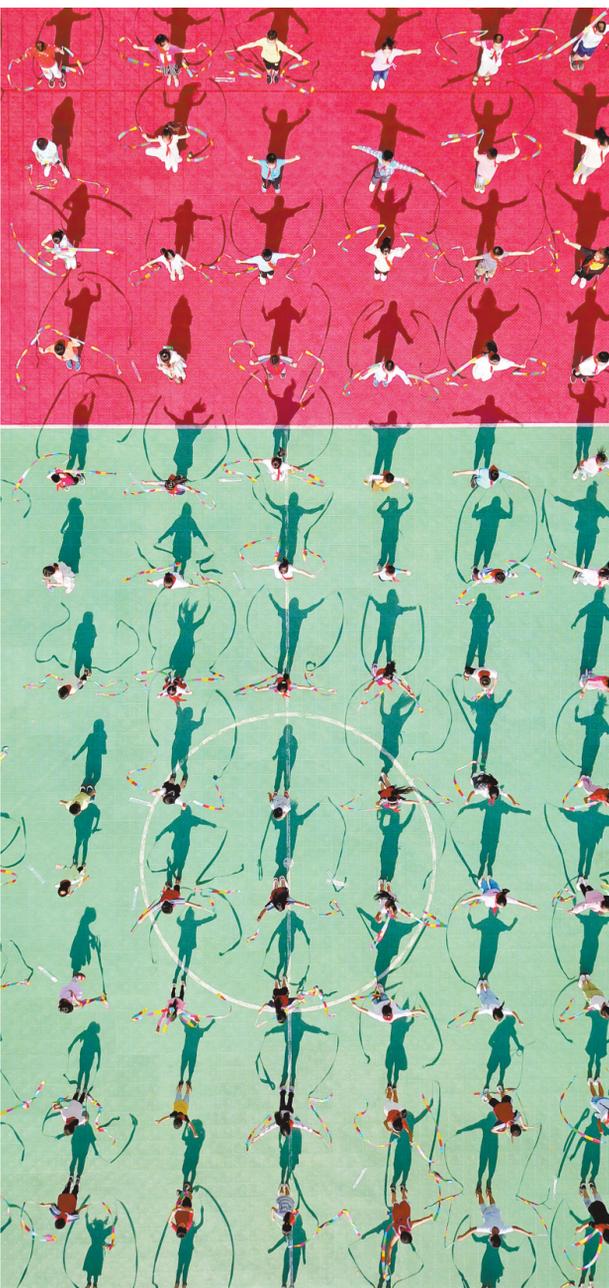
土墙瓦屋的建造很简单。建房前首先要选一块“风水宝地”,择定“黄道吉日”之后破土动工。先挖基础,挖到硬底子就开始铺上条石,然后在条石上面春墙了。春墙很有意思,也很讲究。其使用的工具比较简单,就是一副“墙合”加两个木锤。“墙合”用木板做成,一端用木穿插好固定,另一端则是活动的。“墙合”放好后,将搅拌好的墙土倒进去,里面还要放入适量的碎石块、小瓦片之类,不可或缺的是要放入挽了圈的篾条,叫做墙骨,相当于现在钢筋的作用。然后就是两位身强力壮且经验丰富的工匠拿着木锤,一边喊着号子,一边使劲地春。那春墙的号子极富乐趣,特别好听,特别来劲。就这样不停地一合一合地春,春了一层又一层。记得1981年,家乡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,濑溪河两岸的土墙瓦房全部被洪水吞噬了。待洪水退后,重建家园而春墙的场景随处可见,春墙的号子此起彼伏,土墙瓦屋建造在那个时候达到了鼎盛。

渐渐地,有的举家进城购了商品房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,老家的土墙瓦屋因年久失修而自然坍塌了,仅留些残垣断壁于杂草丛中。有的在外挣了大钱,回乡后把老家的土墙瓦屋推掉,取而代之的是砖房、砖楼,甚至别墅。仅有少许的土墙瓦屋被一些老年人和贫困户坚守着,但大多成了危房。为此,围绕脱贫攻坚目标任务,把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各项措施落实到村、到户、到人,“危房不住人,人不住危房”,整个荣昌区全面拆除危房的号角已经吹响。

古佛山的宋大爷坐不住了,生怕自家的土墙瓦屋也会被挖掘机无情地挖掉。他说,闺女或许还不知道,梳妆台陈设的那把精美的折扇,扇面“惠风和畅”4个字,乃是她曾祖父留存于世的唯一墨宝;床上那顶厚实的夏布蚊帐,是她外婆亲手做给她母亲的嫁衣。

经过包社干部和专家的勘查,宋大爷家的房子比较坚固、完好,且是典型的井五间,具有保留价值和开发价值。而且,整个宋家院子背靠青翠的古佛山,面临碧波荡漾的金龙湖,左有李子园,右有樱桃园,镇上准备结合古佛山旅游开发,在不破坏房屋原来的结构和墙体的情况下进行加固、打造,建成富有渝西川东特色的民宿。刘书记还告诉宋大爷,清升镇已与四川泸县的石桥镇签订了全面融合发展的框架协议,两镇的公路要实现互联互通,川渝相邻的两个小镇必将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听了这席话,宋大爷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蹦跳起来。



课间操——摄于云阳县泥溪镇桐林小学。

赵俊辉/视觉重庆

## 文脉与命脉

□杨思芳

经历了与新型冠状病毒的生死鏖战,观世界抗疫万千姿态,发现不同文化造就千差万别的生态,如静动两脉相伴支撑人的命脉,文化静脉为时代动脉提供了博大能量,又一次撑起大难不灭的中华民族。

慢慢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,发现她那超凡的融合力和博大的生命力,可将各民族文化融合、外来文化融汇,吸纳兼容于自己的文化根脉,灌注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命脉之上。文脉,原本是命脉的支点,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生命个体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儒学重在人与社会的关系。在独尊儒术千年间,以“修齐治平”的人生价值观,“非攻兼爱”、和合有序的“大同”理想,修炼出一代代圣哲先贤、儒雅君子,成就了大一统超稳实、精密构架的有序社稷。宗亲血缘链接的家族血脉代代传承,念土守家、无争厌战,让耕读传家、人丁兴旺,创造了农业社会国泰民安的盛世辉煌。

道学重在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。当儒学无法指引个体生命的风云突变时,道学被人们更深刻地认知信奉,“天人合一”儒道共识,“道法自然”更重“天人一体”,人顺其自然而在,融入自然而乐,回归自然为本。顺自然则安天命,大难不死,家国依然安定,人与自然依然和谐共处,为我中华民族赢得和合的安宁,留下如此美好的良土江山。

佛学专注于人心与外界的关系。当天灾延绵、人祸不断,人心在双重煎熬的苦痛中向外寻求精神支撑时,佛学传入,与大众“解脱心灵苦难”的饥渴一拍即合,迅速成为大众文化。它坚守“缘起性空”的宇宙观,以“空净”的世界观消解人欲根绝烦恼;以“三生、六道”的人生观约束邪念、控制罪恶;以“因果报应”锁定善根、净化人性。中国文化的和合善根由此更加坚实,造就了内守安分的民族特性,和善友爱的民俗民风。

这三大文脉是怎样支撑个体的精神生命的呢?

儒学强调内控自律,教人内养“仁义礼智信”之灵魂,外修“温良恭俭让”之言表;尊君子弃小人的品格取向;“中庸之道”的平和不争;念土情结的自立安顿;孝悌亲睦的家庭和睦;有难同当的万众一心;自强不息的不竭奋斗;精忠报国的气节正义等等精神因子,挖掘了生命之最大潜能,集聚了人生最饱和的能量。更有那诗词歌赋美文名篇,千年积淀百代传承为国人精神基因,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群体人格。

道文化传千年,我们从太极图读懂了中国的辩证法,万事万物一分为二,对立统一,不断运动,相互转化、相辅相成、物极必反,你中有我,我只有你,没有绝对。道学教会我们正视现实,珍惜生命,应对变幻,遵循天道、圆融地天,来之则安、过之则安、未来不忧。知天人一体个人渺小,时空悠长人生短暂,且夕祸福来去无常,居安思危顺势自然,脚踏实地惜今知足的潜意识,涵养了国人淡定生死、死而永生的精神韧性。

佛文化传入千年,告诫饱经苦难的平民大众,人生缘起瞬间缘尽,随遇而安,灾苦隐忍,不对短暂的美好痴迷执念,也不对必过的灾患悲观决绝。懂得珍惜美好缘分,懂得承受痛苦磨难,保持心根守恒心境淡定。让国人承受苦难的心理能量倍增,安命随缘,淡定应变,行善积德,祈福来生的潜意识在民间代代相传,造就了这个民族处变不惊、坚韧不拔的生命底线,大难不绝,死而后生的精神抗体。

三大文脉就这样智慧地启蒙着这个古朴的民族,成就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、生活方式,和伟大的民族人格。少学儒,志存高远建功立业;中学道,知万事皆变、顺其自然;老学佛,知天地消长万物生灭,身心空灵。如余秋雨先生说,习儒为君子,学道做真人,知佛当觉者,人生会因文化蕴涵而坚韧丰博,民族会因文脉强劲而蓬勃兴盛。

入锅中煮熟,放入冰箱冷冻室内保鲜。“作羹不可疏一日,作腊仍堪贮盈瓮。”到了春节,她的女儿和表弟从外地回来时,她烹饪出酸辣“九月香”、红烧“九月香”等爽口的菜肴,让远在他乡的亲人感受特别的亲情和乡愁。“伞盖不如笠钉笠,蘑菇香齿齿牙磨莫及”,“九月香”焖五花肉算是菜肴中的极品,不但味道极其鲜美,还是进补佳肴。乡亲们烹饪野生菌时,习惯加许多大蒜、大蒜颜色若变黑说明有毒,再好的食材也得忍痛倒掉。

当然,大山中有很多其它能食用的野生菌,如把把菌、鸡肉菌等,多呈黄色、白色或茶褐色。毒菌大凡色泽艳丽,即便牛羊闻到,都不会到跟前吃草。

转眼间,晌午时间到,到山下汇合时,我们一行采了10多公斤“九月香”。其实,捡菌儿就像追赶希望,一朵一朵,总会在不经意间有惊喜出现;亦如钓鱼,不在乎是否钓到多少,而在于等待的乐趣。

一草一木皆灵性,人间至味是清欢。“九月香”,香满山乡,醉了清风。

## 【食尚志】街上飘来“九月香”

□李玮

“空山一雨山溜急,漂流桂子松花街。土膏松暖都渗入,蒸出蕈花团圞。”小城街巷飘来一种名为“九月香”的野生菌的香味,其价格竟然赛过活鸡鲜鱼。

这种鲜美山珍全身金黄,为大自然的馈赠,曾是乡亲们生活生产的重要收入来源,也是远行游子味蕾上的乡愁。南宋诗人杨万里曾有诗赞曰:“响声如鹅掌味如蜜,顺滑似尊丝无点涩。”或许其生长旺季在农历九月,大家都称其为“九月香”。

这个周末,雨后天晴,我们决定回老家“捡菌儿”去。

驱车30里来到一个长满松林的山头,大家手持竹棍,分头寻觅,犹如扫雷兵向着荆棘丛生的山顶搜索前行。我独自穿过一片树林,一只鸟忽然从头上掠过,一片白色的羽毛从眼前飘来,惊悚之间,低头发现地面有被林鸟啄过的“九月香”碎粒。“有戏!”我用松枝慢慢拨开松针,瞬间就发现一团团金黄色的“双胞胎”

“三胞胎”。“戴穿落叶忽起立,拨开落叶百数十;蜡面黄紫光欲湿,酥茎娇脆手轻拾。”杨万里描写野生蘑菇《蕈子》的诗句,顿时呈现在眼前。在方圆10多平方米的林间,竟然捡拾了27朵“九月香”,大多为孪生,挤挤挨挨躲在松针下面,等待阳光抚慰和雨露滋润。

其实,每年大暑和寒露前后,均为野生菌疯狂生长的时节,气候越潮湿,草从中就长得越多。每年夏秋两季,老家蟠龙山青杠口318国道两旁,都会成为野生菌市场。乡亲们大筐小筐摆满了“九月香”,吸引着过路司机的眼球和食欲。

山里人都知道,捡菌儿的日子很是清苦,天不亮就得起床,迎着微凉山风进入山林。他们背篋挎篮,翻山越岭,一脚踩空可能会摔滚

至山底。采回的“九月香”原则上不过夜,因为到了第二天会变黑变坏,如要拿去换钱,即便价格再低也会出手。

大山不语,草木有情。与其他野生菌一样,“九月香”也是“喜旧厌新”,每年都会在一个地方生长。因此,在乡亲们心中,它们的生长地点属于绝对机密,就连家人都不会轻易告知。采摘时,乡亲们还有自己独特的规则——绝对不能用工具连根刨,要留有余地,保证明年还会生长。

去年国庆期间,我独自探访人迹罕至的万梁古道,发现了一片生长有“九月香”的“窝子”,回家告诉了几个老友,次日他们开车去采回几大筐。消息不胫而走,再后来不仅“九月香”都被挖光了,其生长环境也遭到一定破

坏。这不,文友娟子周末徒步时发现了一种“鸡肉菌”的“窝子”,每周去采摘两朵回来,一朵巴掌大,已去采摘了4次。据说这种野生菌一般是生长在白蚁窝上面,采摘时千万不要把底下的蚂蚁窝捅了,不然明年就没有山珍吃了。娟子说,这个生长惊喜的秘密宝地,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知晓。由此联想到《论语·述而》中的“子钓而不纲,弋不射宿”。2000多年前孔子就要求对万物心怀仁德,人与自然的和谐,讲究的是凡事都要讲求个度,如若过了这个度,那就是无道的表现。孔子的这种“取物以节”的思想,对于现代社会仍有着极大的教育和指导意义。

舌品天下,胃知乡愁。每年农历九月,侄女书梅就会把捡回来的“九月香”洗净,然后置